

開放文學 – 諷刺警世 – 豆棚閑話 第十則 虎丘山賈清客聯盟

《食物誌》云：扁豆二月下種，蔓生延纏，葉大如杯，圓而有尖；其花狀如小蛾，有翅尾之形，其莢凡十餘樣，或長，或圓，或如豬耳，或如刀鐮，或如龍爪，或如虎爪，種種不同。皆纍纍成枝，白露後結實繁衍。嫩時可充蔬食菜料，老則收子煮食。子有黑、白、赤、斑四色。惟白者可入藥料，其味甘溫無毒，主治和中下氣，補五臟，止嘔逆，消暑氣，暖脾胃，除溫熱，療霍亂泄痢不止，解河豚酒毒及一切草木之毒。只此一種，具此多功，如何人家不種他？還有一件妙處，天下瓜茄小菜有宜南不宜北的，宜東不宜西的，惟扁豆這種天下俱有。那豬耳、刀鐮、虎爪三種，生來厚實闊大，煮吃有味。惟龍爪一品，其形似乎厚實，其中卻自空的，望去表裡照見，吃去淡而無味，止生於蘇州地方，別處卻無。偶然說起，人也不信，今日我們閑話之際，如有解得這個原故，也好補在食物《本草》之內，備人參考。內一人道：『這也是照著地土風氣長就來的。

天下人俱存厚道，所以長來的豆莢亦厚實有味。惟有蘇州風氣澆薄，人生的眉毛尚且說他空心，地上長的豆莢越發該空虛了。

』
眾人道：『姑蘇也是天下名邦，古來挺生豪傑，發祥甚多。理學名儒，接踵不少。怎見得他風氣澆薄？畢竟有幾件異乎常情、出人意料之事，向我們一一指說。倘遇著蘇州人嘴頭刻薄，我們也要整備在肚裡尖酸答他！』那人道：『蘇州風俗全是一團虛諱，一時也說不荊只就那拳頭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許多古怪。

閶門外，山塘橋到虎丘名為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過了半塘橋，那一帶沿河臨水住的，俱是靠著虎丘山上養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研光的人。即使開著幾扇板門，賣些雜貨或是吃食，遠遠望去挨次鋪排，到也熱鬧齊整。仔細看來，俗語說得甚好：翰材院文章，武庫內刀槍，太醫院藥方，都是有名無實的。一半是騙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東西。不要說別處人叫他空頭，就是本地有幾個士夫才子，當初也就做了幾首《竹枝詞》或是打油詩，數落得也覺有趣。我還記得兒首，從著半塘橋墜下那些小小人家，漸漸說到斟酌橋頭鋪面上去：路出山塘景漸佳，河橋楊柳暗藏鴉。

欲知春色存多少，請看門前茉莉花。

古董攤

清幽雅致曲欄杆，物件多般擺作攤。

內屋半間茶灶小，梅花竹筴避人看。

清客店（並無他物，止有茶具爐瓶。手掌大一間房兒，卻又分作兩截，候人閑坐，免攬嫖賭）外邊開店內書房，茶具花盆小榻牀。

香盒爐瓶排竹幾，單條半假董其昌。

茶館（兼麵餅）

茶坊麵餅硬如磚，咸不鹹兮甜不甜。

只有燕齊秦晉老，一盤完了一盤添。

酒館（紅裙當壚）

酒店新開在半塘，當壚嬌樣晃娘娘。

引來遊客多輕薄，半醉猶然索酒嘗。

小菜店（種種俱是梅醬酸醋，易糖搗碎拌成）虎丘攢盒最為低，好事猶稱此處奇。

切碎搗齏人不識，不加酸醋定加飴。

蹄肚麻酥

向說麻酥虎阜山，又聞金肚壯而鮮。

近來兩件都嘗遍，硬肚粗酥殺鬼饑。

海味店

蝦蟇先年出虎丘，風魚近日亦同侪。

鯽魚醬出多風味，子鱗鱗皮用滾油。

茶葉

虎丘茶價重當時，真假從來不易知。

只說本山其實妙，原來仍舊是天池。

席店

滿牀五尺共開機，老實張家是我哩。

看定好個齊調換，等頭銀水要添些。

花樹

海棠謝了牡丹來，芍藥山鵲次第開。

柴梗草根人不識，造些名目任人猜。

盆景

曲曲欄杆矮矮窗，折枝盆景繞迴廊。

巧排幾塊宣州石，便說天然那啞生。

黃熟香

一箱黃熟盡虛胞，那樣分開那樣包。

道是噯叭曾制過，未經燒著手先搔。

時妓

好女新興雅淡妝，散盤頭髮似油光。

梳來時式雙飛鬢，滿頭茉莉夜來香。

老妓

塗朱抹粉污流斑，打扮蹺蹊說話彎。

嫖客個多幫襯少，扯扯拉拉虎丘山。

私窠

機房窠子半村妝，皂帕扳層露額光。

古質似金珠似粟，後鷹喜鵲尾巴長。

和尚

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

近來交結衙門熟，蔑片行中又慣強。

花子

蓬頭垢面赤空拳，藍縷衣衫露兩肩。

茶棚酒店如梭串，哀求只說捨銅錢。

老龍陽

近來世道尚男風，奇醜村男賽老翁。

油膩嘴頭三寸厚，賭錢場裡打蓬蓬。

後生

輕佻實俏後生家，遍體綾羅網繡鞋。

氈帽研光齊欽壓，名公扇子巾巾揩。

大腳嫂

鄉間瘦子最蹺蹊，抹奶汗巾拖子須。

敞袖白衫翻轉子，一雙大腳兩編魚。

孝子（舉殯者多在山塘一帶，孝子無不醉歸）堪嗟孝子吃黃湯，面似蒲東關大王。

不是手中哭竹棒，幾乎跌倒在街坊。

以上說的都是靠著虎丘山生意的，雖則馬扁居多，也還依傍著個影兒；養活家口，也還怨得他過。更有一班卻是浪裡浮萍、糞裡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塊，不招而來，揮之不去，叫做老白賞。這個名色，我也不知當初因何取意。有的猜道，說這些人光著身子隨處插腳，不管人家山水、園亭、骨董、女客，不費一文，白白賞鑒的意思；一名蔑片，又叫忽板。這都是嫖行裡話頭。譬如嫖客，本領不濟的，望門流涕不得受用，靠著一條蔑片幫貼了方得進去，所以叫做「蔑片」。大老官嫖了婊子，這些蔑片陪酒夜深，巷門關緊不便走動，就借一條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叫做忽板。這都是時上舊話，不必提他。只想這一班做人家的，開門七件事，一毫沒些抵頭。早晨起來就到河口洗了面孔，隔夜留下三四個銅錢，買了幾朵茉莉花簽在頭上，戴上一個帽子，穿上一件千針百補的破衣出門去，任著十個腳指頭撞著為數。有好嫖的就同了去，撞寡門，覓私窠，騙小官，有好賭的就同去入賭場，或鋪牌，或擲色，件件皆能；極不濟也跟著大老官背後搵些飛來頭，將來過活。閒話丟過，且說正文。」彼時正當五月初五端午之後，大老官纔看過龍船，人頭上不大走動。一班老白賞卻也閑淡得無聊，聚在山塘一帶所在，或虎丘二山門下茶館上、古董攤邊，好像折腿鷺鷥立在沙灘上的光景，眼巴巴只要望著幾個眼熟的走到。忽然大山門外走了幾個人來，前邊乃是一位相公，頭戴發片凌雲方巾，身穿官綠硬紗道袍，腳穿醬色挽雲緞鞋，手裡拿著螺鈿邊檀香重金扇子，年可三十上下，面方耳大，沿鬢短胡。後邊隨著四個戴一把抓帽兒、小袖箭衣的管家，俱拿著氈包、拜匣、扶手之類，搖搖擺擺踱上山來。眾白賞們道是個西北人，不甚留意。

看他走到千人石上，周圍觀看，徑上天王殿去，對著彌勒佛像拜了四拜。有幾個油花和尚挾了疏簿上前打話，求他佈施。就上一條椽木上寫著：「山西平陽府信官馬纜捨銀十兩。」那些和尚即刻懇懇勢利起來，請馬爺方丈奉茶。馬纜道：「咱也不耐煩呷茶，有句話兒問你，這裡可有唱曲匠麼？」和尚語言不懂，便回道：「這裡沒有甚麼鯧魚醬。若要買玫瑰醬、梅花醬、蝦子羹、橄欖脯，俱在城裡吳趨坊顧家舖子裡有。」馬纜道：「不是。咱今日河下覓了一個船兒，要尋個彈弦子撥琵琶唱曲子的。」和尚方懂得，打著官話道：「我們蘇州唱曲子的不叫做匠，凡出名掛招牌的叫做小唱，不出名、蕩來蕩去的叫做清客。」馬纜道：「小唱咱知道的，卻不要他。只要那掛招牌、蕩來蕩去的罷了。咱問你怎麼叫做『清客』？」和尚道：「虎丘，天下名山。客商仕宦聚集之處，往來遊玩作耍的人多，凡遇飲酒遊山時節，若沒有這伙空閑朋友相陪玩弄，卻也沒興。」馬纜道：「陪酒也算不得清，玩弄也算不得清。」和尚道：「這班人單身寄食於人家，怎麼不叫客？大半無家無室、衣食不週的，怎麼不叫清？」馬纜道：「咱今日要尋幾個相陪玩弄的，可有麼？」和尚道：「有，有。」疾忙在殿前門檻上往下一招，只見那五十三參礮礮上跑起三兩個來，道：「可是那位官兒要尋訪白賞朋友麼？我去！我去！」和尚道：「弗要亂竄，一伙做淘走去，憑渠揀罷哉。」這幾人都有個綽號，一個叫做油炸獼猴強捨，當日強夢橋之子。因他日常手零腳碎，坐不安閑，身材短小，故有此名。一個綽號叫做皮重眉徐佛保，因他沒些竅頭，大老官問他一句纜響一聲，沒人理他，就自家吃得頭紅面赤，齟齬的就睡著桌上。一個老的。叫做祝三星，年紀將已望七，面皮格縷，眼角眊，須鬢染得碧綠，腰背半似彎弓。他恃著是個先輩伯伯，卻佔著人的先頭。人也厭他，改他三星的號為三節。因他少年人物標緻，唱得清曲，串得好戲，人去邀他，裝腔做勢，卻要接他三次方來，乃是「接請」之「接」。中年喉嚨嘶啞，人皆嫌鄙。清明走到人家，推他不去，直到端午中秋方肯轉動，乃是「時節」之「節」。如今老景蹉跎，人又另起他個笑話，說小時出身寒簿，乃是呂蒙正上截，中年離披不堪，乃是鄭元和中截，如今老朽龍鍾，溝壑之料卻是蔡老員外下截，又是「竹節」之「節。」和尚引了三人，馬纜見了喜之不勝，說道：「貴處多才之地，怎的把手一招，就有幾位來了？」眾白賞道：「晚生們乃無貝之才，還仗爺們有貝之才培植培植。」馬纜一手拉了強捨，將與和尚作別。強捨就把和尚一手扯定，向馬纜道：「馬爺既有興玩水登山、尋花問柳，斷斷少不得一位長老纜是勝會。今日相湊，乃是奇緣，難道就與馬爺別了不成？況且馬爺寫了佈施，你也該去領來投在櫃內，韋馱神前也要銷繳這個大諱。」馬纜道：「有理，有理。同行，同行。但我們還要尋個娘子，只怕長老有些不便。」祝老道：「敝處這些人家，到來長老無甚忌諱，原走慣的，正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一邊嚼蛆，一邊已走到顧家園上。徐佛保道：「這是揚州新來燕賽官住在裡面，待我敲門進去。」裡面回道：「昨日墅墅關上幾個相公接去了。」又走到山塘橋韓家園上尋那吳老四。說「今日徐鄉宦設席，不便接見。」連走三四家，不見人影。馬纜便焦躁起來，道：「些蹄子淫婦！分明見咱故意躲著，難道咱是吃人的麼！」眾白賞齊勸道：「馬爺勿要焦躁。敝處是個客商馬頭去處，來往人多。近來又添了營頭上人，吵鬧得慌，娘子們存紮不定，止有這幾個娘子，委實不得空閑。」強捨道：「許老一就在這裡，身段極介即溜，面孔也介花哨。」

馬爺與他相處極好，是介對結個哉。你們倍著馬爺橋上略坐一坐，待我先進去看一看。只怕此時還睡著哩。」卻不知老一早已梳洗停當，正在廚房下就著一個木盆洗腳，連聲道：「不要進來。」強捨早已到了面前，吃了一驚道：「老一，我向來在你個邊走動，卻不曉得你生子一雙乾腳。」老一道：「小烏龜又來嚼蛆哉！那亨是雙乾腳？」溜強捨道：「若勿是乾腳，那亨就浸漲子一盆？」老一撓起腳來，把水豁了強捨一臉。罵道：「臭連肩花娘，好意特特送個孤老把你，到弄出多呵水來！」老一道：「真個？」即便拭子腳，穿上鞋與那衫子，出來接著。

歡天喜地，拂塵看座，連口喚茶，一番熱鬧。馬纜也不通名道姓，便開口道：「咱不吃那撞門寡茶，到就去船上呷酒罷。」眾白賞也就攙掇下了酒船。馬纜一邊就在腰下取出銀包，拿了一塊銀子遞與家人，叫買菜取酒。馬纜等不得，就要老一唱個曲子。老一道：「我們只會睡覺，那裡知道唱甚麼曲子？」祝三星道：「他的《哭皇天》、《山坡羊》、《銀絞絲》、《玉河郎》是此間第一無賽的了。」馬纜道：「你會唱，怎說不會？想是初會面生麼。咱們自今日相知了，早上便要唱到晚，晚上還要唱到天亮哩。」眾白賞道：「別人不敢誇口，若是老一這個力量，卻是不讓人的。除了老一，蘇州也便沒第二個了。」老一被這幾個局得快活，也就直了喉嚨喊個不祝少間擺上一桌菜蔬：燒豬頭，爐牛肚，薰蹄踵，鹵煮雞，約有七八碗，大盤大塊，堆上許多。裝出幾壺燒酒，斟了幾巡，馬纜舉杯道：「請！」老一就一氣飲了數杯，佛保也就隨著照杯。強捨看見老一脫介家懷，就照老一做了幾個鬼臉，連篇的打起洞庭市語，噁哩咕嚕，好似新來營頭朋友打番語的一般，弄得馬纜兩眼瞪天，不知甚麼來歷。那管家刻落了些東道使費，心裡忌怕主人算帳。懷著鬼胎，卻到主人耳邊一擦，說道：『這幾個蠻子罵老爺哩！』馬纜性氣勃發，將桌上一碗醬煮肥肉照著眾白賞頭臉一潑，抽出拳頭乒乒亂打。徐佛保躲出船外，祝老老直僵僵靠著壁立，許老一油膩污了衣服，禿禿的哭個不了。強捨坐在

老一上首，一時跑不脫身，一手按著桌角，口裡說道：「大殺風景哉！」那管家又對主人道：「他還要打殺封君來。」馬纔越覺怒髮，提起腳凳打去。強捨拚命跑到船上，卻往水中一跳就不見了。管家道：「老爺惹出人命來也。」馬纔也著急，到船上問那船家，船家道：「無事，剛方隨風飄過對河去哉。」管家道：「怎麼不沈下去？」船家道：「個些人渾身是海螵蛸樣的，那亭肯沈呀。」此是一班白賞偶然出醜諱話，不題。

再說一個老白賞叫做賈敬山，自幼隨著主人書房伴讀，文理雖未懂得，那一派文瘋卻也渾身學就。一日聽見徐佛保、祝三星受了一番狼藉，人頭上越發形容得不像人樣，他就拉了十餘個老白賞朋友，齊行的相似，都到虎丘千人石上挨次坐了，創起一個論來道：「我哩個行業，說高原弗高，說低也弗低。

昨日聞得個些小夥子們受了許多狼狽，多因技藝弗曾講習，竅竇弗介玲瓏，身分脫介寒賤，所以人多看得我哩脫介輕保如今我們也要象秀才們，自己尊重起來，結一個大社，燒介一陌盟心的紙。」眾白賞道：「請哈神道做個社主。」敬山說道：「吹簫唱曲，幫襯行中，別的也沒相干。想道當初只有個伍子胥吹簫乞食於吳市，傳了這個譜兒。伯駝大夫掇臀捧屁，傳了這個身段。這卻是我輩開山始祖，我哩飲水不要忘了源頭。」眾人道：「弗可，弗可。伍子胥是個豪傑丈夫，伯駝是個臭局個小人，弗好同坐。」敬山道：「我哩個生意，弗論高低，儕好同坐。

得子時，就要充個豪傑；弗得時，囫圇是個臭局。神明是弗計較個。」眾白賞道：「伍子胥弗敢勞動，到換子鄭元和與我哩親切點罷！請問那亭打扮？」敬山道：「頭上戴頂過文。」眾人道：「那亭叫做過文？」敬山道：「我哩向來戴著鬚帽，卻坐弗出。

若竟換子高巾闊服，人家兒子儕做鬼臉。只戴一頂弗方弗扁個過文，大家儕弗覺著。身上穿介一件油綠玄青半新弗破個水田直裰，人看子也弗介簇簇，自也道弗介猖狂。腳上盡穿介宕口黃心草鞋，亦介斯文，弗當破費。路上相喚，儕叫老社盟兄；小一輩個，儕稱老社盟伯。見子大官府，儕稱公相；差點個便稱老先生。或在人家叫曲，儕稱敝東尊館，學戲個小男，儕叫愚徒門生。弗拘哈人品物件都以仙人稱喚；撞著子管家大叔，總也叫他先生。」正在講論之際，只見前日打壞的強捨道：「河口來了兩隻卷舫二號坐船，上邊擺著深簷黃傘，想是過往仕宦，在此停泊。

老伯伯走動走動，或者尋個線路幫帶幫帶。」敬山聽見，即便奔落山去。卻見船上打著扶手，主人頭上雲巾、山蠻道袍、大紅雲履，同著閩門襄裡餛飩書鋪兩個鄉親，一路打著鄉談，走上山來。敬山悄悄挨著管家輕輕動問，纔知萬曆癸丑科進士，吉安府吉水人姓劉名謙，官至通政，告致回家。要在蘇州買些文玩古董，置些精巧物件，還要尋添幾個青秀小子、標緻丫頭，教習兩班戲子哩。敬山聽子，不覺頭顱簸腦，不要說面孔上增捏十七八個笑靨，就是骨節裡也都扭捏起來。連聲大叔長、先生短，乘個空隙就扯進棚子裡吃起茶來。又打聽此地那個年家，那個親戚，一一兜搭在心裡，轉身就到餛飩書鋪，求他轉薦，那人也對劉公說了。劉公道：「你們在此做生意，端是客居，若用此輩，須要本地有身家的作個中保方好。」敬山得了口氣，卻道這個題目甚難，整整候了兩日，猶如熱鍋灶上螻蟻，扒不上來，硬骨頭裡蟲鑽不進去。

卻好管家回了閩門德盛號開綴鋪吳松泉——乃是舊日相與，為買貨批帳請來。又遇著劉公拜客未回，敬山乘著半面之識，一霎時熱鬧趨奉，求他開口推薦。那徽州人是好勝的，竟應承了。不多時，就同下船，一邊引見一邊極口稱揚道：「他技藝皆精，眼力高妙，不論書畫、銅簾、器皿，件件入骨裡。真真實實，他就是一件骨董了。」劉公笑了一笑，叫書童卷箱內取那個花磚來與敬山賞鑒。那書童包袱尚未解開，敬山大聲喝采叫好。劉公道：「可是三代法物麼？」敬山道：「這件寶貝青綠俱全，在公相宅上收藏，極少也得十七八代了。」劉公笑道：「不是這個三代。」敬山即轉口道：「委實不曾見這三代器皿，晚生的眼睛只好兩代半，不多些的。」劉公又取一幅名古筆畫的《雪裡梅花》出來與看，四下卻無名款圖書。敬山開口道：「此畫公相可認得是那個的？」劉公道：「宋元人的。不曾落款，到也不知。」敬山道：「不是宋元，卻是金朝張敞畫的。」劉公又笑一笑，道：「想是這書畫骨董足下不大留心。那宮商音律乃是究心的了。我要尋幾個小女子，教得戲的，可有麼？」敬山道：「有有。只是近年四鄉成熟，一時尋也費力。即便尋得有時，也弗得草草，面目腳手第一要緊，弗須說起。還要問渠爺娘曾出痘鴛也未，身上有叻暗疾，肚裡有啥脾氣，夜間要出尿否，喉音粗亮何如。爺娘弗肯割捨邇遠，只有晚生當日曾與幾位老先生經手幾個，後來出跳伶俐，收拾房中，生了公子，至今親戚往來。所以人家俱道晚生得托，有叻因兒儕肯放心。

公相不問，晚生也弗敢說，公相既要尋覓幾個，弗是晚生誇口，別人也勿敢應承。」劉公道：「正要借重。」敬山又問：「公相有幾時停泊？」劉公道：「這也不論時日，只要就緒方行。」一面就與鬆泉開了綴疋帳目，即便同敬山別了。敬山即去會了許多朋友，四處搜尋，卻也沒有頭路。沒奈何只得把個外甥女兒，同著鄰舍的小囡，哄說陪到虎丘頑耍，就引到船上。劉公看了道：「總之生、旦、淨、丑俱是用的，不必細看，只問多少身價。」敬山道：「如今成熟年歲，人家俱捨不得出身。聞得公相府內極肯優待，又是晚生居間，方肯領來。在當日只消念兩一個，如今須得四十兩方肯。」劉公道：「比當日加十兩罷。」敬山初意不過喚來搪塞，以為進身之計，那知劉公登時就發銀子。

著管家同到吳松泉處立契成交。敬山心裡又轉了一念道：「即使立了文契，還要我領去教他。不若將計就計，且騙到手轉動轉動。」立刻寫了文契，收了價錢，連中人酒水也乾折了。並求鬆泉著個保押。敬山仍舊拿了銀子，走到船中稟道：「公相，女子雖然買下，他的父母還要做幾件衣服、鞋子與他，須在晚生身上，少待五六日。公相若要教戲，不若就在晚生家下。晚生雖在公相門下奔走，房下也是會教的。恐怕公相不肯放心，連銀子也留在公相處。」劉公道：「吳松老所舉斷然不差，就煩尊閣費心，容日總酬罷！」敬山欣然拿了銀子回去，一時花哄起來，不在話下。

不料此輩鑽心極密，看見賈敬山謀身進去有些想頭，卻又走出一個顧清之來，也在船邊伸頭探腦。打聽得劉公差人去請醫生楊沖麓來合藥，清之與沖麓也有一面。一口氣即奔到楊家求其薦舉。沖一就與他同下船來。劉公接見，說了許多閑話，乘便就把清之贊揚起來。劉公也極譊然，留待午飯。劉公道：「昨日有個賈敬老來相會，我已托他覓了兩個女子，就留在他家教曲。尚有幾個小價，都不過十六歲，如今也要叫他學唱，不知可教得否？」清之道：「十五六歲的孩子正是喉音開發之際，極不費力，晚生斗膽效勞！」劉公道：「賈敬山曾相識否？」清之一邊看沖麓在那邊寫方甚忙，一邊低聲答道：「敬山雖係識認，晚生們從來不便與他同坐。」劉公道：「他人品差池，行止有甚不端麼？」清之舉手便把鼻子摸了一摸，手一做個勢子還道：「老爺所託他買的女子，也要留心查看要緊。」劉公也就把頭點了一點。沖麓將藥方過來說了一遍。劉公平素極好男風，那幾個要教唱小子就是劉公的龍陽君。清之看見劉公照管得緊，也就要圖謀這館。佯佯的對沖麓道：「晚生年紀不多，近來得了癢癢，人道俱絕。」劉公信道這話是真，即就托他教那幾個小子。一兩日間，把這小館就坐定了。一面就去尋著敬山要看女子，還要分他媒錢。敬山道：「是我在劉老爺處薦你教曲。」也要分他束脩。兩個鬼吵鬧了一常次日齊到劉公船上坐了一回。早飯已畢，就同隨了閩門外買些貨物；專諸巷裡買些玉器。

兩邊面面相覷，背地裡仍舊伸了幾個指頭。各人悄悄地討了趁錢，各自心照去了。劉公抵暮赴席而回，坐著一隻小船。敬山悄悄渡船趕上，見了劉公開口指道：「今日小管家如何不帶出門？」

若單留清之在船上，也要悄悄留心體訪。若引誘壞了身子，那喉音再不得亮了。」劉公卻是專心此道，極要吃醋的。自聽了敬山這句話，就動了覺察的念頭，只因他說陽道痿絕不去堤防。

那日也是清之合當敗露，當著劉公午睡，不聽見小子唱響，悄悄地窺他。只見清之正當興發，挺著那件海狗腎的東西相似，頗稱雄猛，與小子幹那勾當。卻被劉公看見，即時喚出，將小子打了三十；把清之去了衣巾，一條草繩牽著脖子，只說偷盜銀杯，發張名帖送在縣裡。血比監追，打得伶仃仃。直待把自己十五六歲青秀兒子送進宅內，方准問了刺徒，發配京口驛擺站去訖。

敬山自從拔去眼中之釘，卻也十分得意。凡有賣字畫、骨董物件的，俱要抽頭，先來與他說通，方成交易。就是討書求分上的，一要與他後手，管家小費一網包羅。就有幾個門生故舊走來，他也要插身奉陪，還要掉句歪文，讀些破句，惹人笑得鼻塌嘴

歪。那知福過災生，蒼蒼之天，毒毒的偏要與此輩弄個花巧。不期敬山驟然騙了許多銀兩，不敢出手交與妻子，藏在牀下一酒罈內。連日得意，夫妻、女兒三口多吃了幾杯，一覺睡熟。卻被一個偷兒挖落門臼，就是臥房廚灶。周圍一摸，摸著牀下兩個酒甕。一個滿滿盛的是米，一個半空不空，上面壓著一塊大磚，中間不知何物，一手摸下，拿著就走。將要出門，神堂前一個香爐跌在馬桶上。響亮一聲，牀上夫妻兩個一覺驚醒，將壇口一摸，大叫起來，賊已去得遠了。正在喉急之際，劉公宅內催要兩個丫頭進去伏侍，急得敬山上天無路，人地無門。鄰舍街方娓娓傳說，前日丫頭原是指空騙的，銀子失去卻是真的。那管家不容寬縱，一直扭到船上說知原故。劉公大怒，即刻發了名帖，送到府裡追要丫頭。敬山兩隻空拳，泥也捏不成團，如何措手？追出原契，卻又著落保頭一一代償，仍說敬山拐帶子女。身在監中，敲撲不過，也只得將自己親女十二三歲，送到船內做了使女。也照顧清之一案，問了站徒，送到京口驛去。仍舊使他二人打個幫兒，在那南北馬頭送迎官長，也不枉老白賞靠著虎丘山得這一場結果。至今說起，留了一個笑聲。』

總評蘇白賞佻達尖酸，雖屬趣行，害同虺蜴，乃人自知之而自迷之。則虎丘乃虎穴矣，何足為名山重也。艾衲偏游海內名山大川，每每留詩刻記，詠嘆其奇，何獨於姑蘇勝地，乃摘此一種不足揣摩之人？極意搜羅，恣口諧謔。凡白賞外一切陋習醜態、可笑可驚、可憐可鄙之形無不淋漓活現，如白賞諸人讀之，不知何如切齒也。雖然，艾衲言外自有深意存乎其間。

畫鬼者令人生懼心，設阱者令人作避想。知之而不迷之，此輩人無處生活，則自返浮而樸，反偽為真。後之游虎丘者，別有高人逸士相與往還，雪月風花當更開一生面矣。

雖日日遊虎丘也何傷！